

审判

〔奥〕弗兰茨·卡夫卡 著
谢建文 译



审 判

[奥] 弗兰茨·卡夫卡 著
谢建文 译

南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审判/ (奥地利) 卡夫卡著; 谢建文译. —海口: 南方出版社, 2001. 2

(外国文学名著大系)

ISBN 7-80660-211-9

I. 审… II. ①卡… ②谢… III. 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7187 号

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03, 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01 室)

责任编辑: 张俭雄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春市吉盛文教印刷厂印刷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53 千字 印数: 1—10 000

定价: 18.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被捕—与格鲁巴赫太太谈话—而后同比斯特 纳小姐交谈·····	(1)
第二章	初审·····	(28)
第三章	在空荡荡的会议厅里—大学生—办公室·····	(44)
第四章	比斯特纳小姐的女友·····	(66)
第五章	打手·····	(74)
第六章	叔父—莱尼·····	(81)
第七章	律师—工厂主—画家·····	(101)
第八章	商人布洛克—解聘律师·····	(149)
第九章	在大教堂里·····	(179)
第十章	结局·····	(203)

附录

一、未完成的章节·····	(209)
1. 去见艾尔莎·····	(209)
2. 看望母亲的旅行·····	(210)
3. 检察官·····	(214)
4. 法院大楼·····	(220)

5. 同副经理斗争	(225)
6. 一则片断	(230)
二、被作者本人删去的文字.....	(231)

第一章

被捕——与格鲁巴赫太太谈话——而后同比斯特纳小姐交谈

肯定是有人诬告了约瑟夫·K，因为他什么坏事也没干，一天早晨却被捕了。房东格鲁巴赫太太的厨娘这天没来，本来她每天都是早晨八点钟把早餐送来的。像今天这等事可是从未发生过。K又等了一会儿，倚在枕头上看见住在他对面的那位老太太，正怀着异乎寻常的好奇打量他，便摇响了铃，此时他又气又饿。马上就响起了敲门声，一名他在这公寓里还从未见过的男子走了进来。这人单瘦而结实，穿一件紧贴在身上的黑外衣，像旅行服一般，配有许多褶裥、口袋、扣环，外加一条腰带，显得很实用，就是不知这些玩艺有何功用。“您是谁？”K立刻从床上半支起身子问。可来人并不应答，仿佛K就应该容忍他的不请自到似的。他只问了一句：“您摇铃了吗？”“安娜该给我送早点来了。”K说，继而便默不作声地观察和思忖，想弄清楚这人究竟是谁。但男子没容K打量太久，就转身走到门口，把门开了一条缝，对看来是紧靠在门后的某个人说道：“他让安娜送早点来。”隔壁房间里发出一阵轻轻的笑声。从响动听不出是不是有几个人在笑。虽

然陌生男子未从笑声里听出他其前并不知晓的什么内容，但他仍以通知的口吻对 K 道：“不行。”“这就怪了，” K 说着翻身下床，急急套上裤子。“我倒要看看，隔壁房间是些什么人，格鲁巴赫太太又怎么给我解释这份搅扰。”虽然他马上想到，不该把话挑明的，如此一来几乎就是认可陌生人的监视权了，但又觉得此刻这已无关紧要。可陌生人正是这么理解的，因为他对 K 说：“您最好呆在这儿别动好吗？”“您不告诉我您是谁，我就不呆在这儿，也不想和您说话。”“我是一番好心。”陌生人说罢自愿开了门。K 去隔壁房间，腿脚却比他的性子慢了几分。一瞥之下，房内差不多和前一个晚上一样，没什么变化。这是格鲁巴赫太太的起居室。也许，这间被家具、地毯、瓷器和照片弄得满满实实的客厅，今天比以往稍稍空了一些，不过，一下子却很难看出来，更何况房里多出一名男子，是这儿发生的一个明显的变化。男子手拿一本书，坐在敞开的窗子前，从那儿抬眼望着 K 道：“您得呆在您房里！弗兰茨没给您讲吗？”“讲了，可您到底想干什么呢？”K 问，并拿眼扫视这位新相识和那个站在门边、被称作弗兰茨的人，继而又把目光收回来。经过敞开的窗户，他又看见那名老太太怀着老年人特有的好奇心走到了对面的窗子前，好把一切看个究竟。“我要见格鲁巴赫太太……”K 说着动了一下，似乎想摆脱那两名离他远远地站着的男子，抬腿欲往外走。“不成，”窗边的男子把书扔到桌子上，站了起来，“您不能走，您被捕了。”“看起来是这么回事，”K 说，“可究竟为了什么？”他又问了一句。“我们未受托给您解释这个。回您房间去等着。已对您提起诉讼了，在恰当的时候，您会了解一切的。如果

我对您讲话温言婉语，那我就超出了我的权限。不过，我希望这话除了弗兰茨外，再无其他人听见。弗兰茨自己就违反了规定，待您客气得很。假如您日后的运气，能像看守的指派这事这么好，那您就尽可以放宽心了。”K想坐下，但发现除了窗边的那把椅子外，整个房间里没地方可坐。“您还将认识到，这一切都是真的，”弗兰茨说罢，与另一名男子同时向K走来。那男子比K高出一截，时不时拍拍他的肩膀。两人打量着K的睡衣，说：“他该换一件质料差的衬衣才是，不过，睡衣和其他衣物他们会保管的，一到他的案子有了好的结果，就把东西还给他。”“您把东西交给我们，要比交给保管室好，”他们说，“因为保管室里常有人侵吞财物，而且，过一段时间他们就把那儿所有的东西卖掉，也不管相关的案子审结了还是没审结。这种案子的审理，拖得可真叫长，近些日子尤其如此！当然啦，最终您能从保管室得到卖东西的钱，但首先这钱本身很少，因为卖东西时不是看谁出的价高，而是看谁行的贿多，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笔钱几经转手，又一年年地往下交转，也会越变越少。”这番话K没怎么在意，他并不看重也许此时他还拥有的对自己东西的支配权，而感到更紧要的是，弄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但有这两人在场，他简直没法思考。第二个看守——只可能是看守——的大肚子，非常友好地一再撞到他，可他抬起眼来，看到的却是一张与这肥胖的身子极不相称的瘦干脸。这脸上长着一个大大的歪鼻子。瘦干脸这时在他的头顶与另一名看守交谈着。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谈的是什​​么？属于哪家机构？K生活在一个法制国家里，处处一片安详，条条法律都得到维护，是谁敢如

此大胆，跑到他房里来侵扰他呢？任何事他素来都不太当真，只等出现了最严重的情况才肯相信；对未来从不忧心，即使事情逼到了跟前也是如此。但这件事却让他感到不大对劲，虽然他可以把这一切当成玩笑，一个恶作剧，一个出于不明的原因——抑或因为今天是他三十岁生日——由他银行的同事们设计的恶作剧。有可能就是一场闹剧呢。说不定他以某种方式把两个看守嘲笑一番，他们也会陪笑的；说不定他们就是街口的行李搬运工，他们的模样与那些人并非不相像。尽管如此，这次他仍决心（严格地说，自打第一眼看见看守弗兰茨起，他就已决定）不放弃他在这些人面前或许还具备的一点点优势。也许，别人事后会说他开不起玩笑，他可不在乎。但此刻他可能记起了——虽然从经验中吸取教训并不是他素常的习惯——几桩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的小事：他和那些头脑冷静的朋友不同，遇事根本不考虑可能产生的后果，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因而几次为了闹出的乱子受罚。这等事不能再发生了，至少这一次不能。即使这是一场滑稽剧，他也要参与演下去。

这会儿他还是自由的。“劳驾！”他说着匆匆从两名看守中间穿过，回到自己房内。“看来他还是理智的，”他听见他们在他背后这么说。在房里，他立刻拉开了写字台的几个抽屉。所有东西都摆得好好的，但偏巧他要找的身分证之类的证件在激动之中，未能立即找到。终于找到了自行车执照，他便想拿了去见看守，但转念又觉得这证件起不了什么作用，于是继续找，最后找到了出生证。当他重又来到隔壁房间时，对面的门正巧打开，格鲁巴赫太太想要过来。但她只打了一个

照面，因为她刚认出 K 来即脸露尴尬，说声对不起后，就躲到门后，并格外小心地合上了门。“您进来呀。” K 是话到了嘴边也未来得及说。他拿着证件站在屋子中央，仍然望着那门，但门并没有再打开。看守们的一声招呼，才把他惊醒。K 发现，这两人坐在敞开的窗子边的小桌旁，正在吃他那份早餐。“她为什么不进来？”“不允许她进来，”高个子看守道，“您被捕了。”“我怎么就被捕了？而且居然是以这种方式？”“您又来了，”看守说，并把一片黄油面包往蜂蜜罐里蘸。“我们不回答这些问题。”“你们必须回答，”K 说，“这是我的证件，把你们的也拿给我看看，尤其是逮捕令。”“我的老天！”看守惊呼道，“您还没有顺应您的处境呐，您好像想无谓地激怒我们，我们现在可是比您周围的任何人都要关心您呢！”“是这样的，您相信好了，”弗兰茨也说。他没有把手上端着的咖啡杯送到嘴边，却用一种似乎意味深长而又让人不解的目光久久注视着 K。K 不由自主地与弗兰茨交换了一下目光，然后拍了拍自己的证件，说：“这是我的证件。”“您的证件与我们何干？”高个子看守嚷嚷道，“您的表现还不如一个小孩子。您想干什么？想同我们这些看守讨论证件和逮捕令，以此匆匆了结您这件该死的大案？我们是低级雇员，认不得什么证件，除了每天看守您十个小时并为此领份报酬外，跟您的事再没有别的关系。这就是我们的职责。不过，我们也看得出来，我们效力的高级机关在下达这样的逮捕令之前，对逮捕的因由和所捕的对象是了如指掌的。这里头绝不可能出错。据我所知，我们的机构（不过我只了解最基层的机构）不会到老百姓中去搜罗罪行，而是像法律上讲的那样，被罪行

所吸引，不得不把我们这些看守派出来。这就是法律。它哪儿会有什么错呢？”“这种法律我不懂，”K说。“那对您就更不利了，”高个子看守道。“法律也许就装在你们的脑子里，”K说。他想以某种方式潜入看守们的想法之中，朝利于自己的方向扭转这些想法，或者潜藏在那里。但看守只拒绝性地回了一句：“您会体会到的。”弗兰茨插话道：“维勒姆，你瞧瞧，他承认不懂法律，却又声称自己清白无辜。”“说得太对了，可我们没法让他明白呀，”高个子看守又道。K没有再说什么。他想，难道我要让这两个最底层雇员——他们自己也这么承认来着——的一番废话搅得头脑更昏乱不成？他们至少是在谈他们压根儿就不懂的东西。他们的自信，不过是来自于他们的愚蠢。同某个资质与我相当的人谈那么几句，什么事都可以谈，远胜于同这俩蠢才啰嗦半天。他在房内的空地地方来回走了几趟，又看见对面那名老太太拽上一个比她年纪更大的老头，搀着他走到窗前来。K没法不结束这场闹剧了。“带我见你们的上司去吧，”他说。“如果他想见，那当然可以，但不能提前。”那个被称作维勒姆的看守说。“我现在在建议，”他又补充道，“您回房间去，在那儿安安心心地呆着，就等着听对您作出的决定吧。我们劝您呐，别为了那些无谓的想法分心，思想还是集中一点，将会有人对您提出一系列难以应付的要求的呢。您待我们可不好，辜负了我们对您的帮扶之心。您忘了，不管我们算个什么角色，但与您相比，至少是自由之身，这就不是小小的优势了。不过，假使您有钱，我们仍乐意从对面咖啡馆里给您买份早餐来。”

K 对他们的建议未作回答，只默默地站了一会儿。也许，

如果他去开隔壁房间，乃至前厅的门，这两个人并不敢拦他；也许，他把事情做到极端的程度，便找到了解决整个问题的最简单的方法。不过，他们或许会抓住他，而他一旦被制服，那么，直到现在他在他们面前所保持的某些方面的优势，全都会失去。所以，他就采取了稳妥些的解决办法，任凭事情自然发展。他又回到了自己房内，走时没有一个词儿从他口中或从看守嘴里蹦出来。

他躺倒在床上，从盥洗台上取下他昨晚为早餐预备的一只上好的苹果。现在，苹果成了他惟一的早点，不过，这毕竟——他大大地咬第一口时确信——比从肮脏的夜间咖啡馆里弄来的早餐强多了。他差一点点就因看守们的慈悲而买了一份。他感到舒坦而充满自信。虽然今天上午他没法去银行上班，但他在那儿的职位相当高，请假什么的很容易。是不是真的该请个假？他想这么做。如果别人不相信他——这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难理解的——那他就可以请格鲁巴赫太太作证，或者请那两位老人作证，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往对面的窗户前凑呢。K觉得奇怪，至少从看守们的角度看未免惊异，他们把他赶回了自己房间，竟又让他一个人呆着，如果要自杀，那可是方法多多。但同时他又自问——这次是从自己的角度看——有什么理由要自杀呢？就因为两名看守在隔壁坐着并吃了他的早餐？自杀毫无意义，即便想自杀，他也会因为自杀的毫无意义而不去自杀的。假使两名看守不是那么愚蠢，我们似乎可以假定，他们也是因为同样的确信，才未认为让他独自呆着会出什么危险的。如果愿意，他们现在就可以到这边来，看他怎样从壁橱里取他存在里面的一瓶好酒，怎

样把第一杯酒一口干完，权作早餐，怎样喝下第二杯，给自己壮胆，又怎样出于必要的谨慎饮完最后一杯，以应不测。

这时，隔壁房间传来一声呼喊，吓了他一大跳，吓得他牙齿都磕着了酒杯。“监督官叫您！”喊声道。这短促而不连贯的、军令般的喊声，他没法相信竟是看守弗兰茨发出的。不过，这道命令倒是很受他的欢迎。“到底等来了！”他应声道，于是关上壁橱，急急赶往隔壁房间。两名看守站在那里，却把他赶了回来，仿佛这么做理所应当。“您是怎么想的？”他俩嚷道，“就穿着睡衣去见监督官？他会让人给您一顿好打，我们也要跟着挨揍。”“别管我，见鬼！”被推回到衣柜旁的K叫道，“睡觉时你们闯了进来，那就别指望我穿戴得周周正正的。”“叫也没用，”看守说。在K叫喊的时候，他们总是十分冷静，甚至有些忧伤，这令K迷惑，或者说让他清醒了几分。“可笑的礼节！”K咕嘟着从椅子上拿起外衣，双手提着它停了片刻，仿佛是在让看守们评判。他俩摇了摇头，“要穿一件黑外套，”他们说。K把外套扔到地上，道：“又不是审判。”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么说是什么意思。看守们笑了笑，仍坚持道：“必须穿黑外套。”“假如这么着能使事情快些了结，我同意。”K说着打开衣柜，在一件件衣物中翻拣了老半天，结果找出了他最好的黑外套，一件西装上衣，一件因为腰身合适而曾在他的熟人们中间差不多引起了轰动的西服。这时他又挑了一件衬衣，开始精心穿戴起来。他心里暗忖，看守们忘了逼他洗澡了，这样倒可以加快整个事情的进程。他观察着他们的动静，看他们是否会记起来让他去洗澡，可他们当然不会想到这一点，倒是维勒姆没忘记吩咐弗兰茨前去向监督

官报告，说 K 正在更衣。

K 穿好衣服，便在维勒姆前面一两步穿过空无一人的隔壁房间，走进挨着的一间两扇房门早已大开的房子内。据 K 所知，这间房近来由比斯特纳小姐——一名打字员租住着。她每天很早上班，回来又很晚，与 K 只不过是打打招呼而已，没讲过什么话。现在，她的床头柜由床边搬到屋子中央，作了审讯台，后面就坐着那个监督官。监督官跷着二郎腿，一只胳膊靠在椅背上。^①

房间的一个角落里站着三名年轻人，他们正在观看比斯特纳小姐嵌在墙上一镜框内的照片。一件白色的女式衬衣挂在打开的窗扇的把手上。那两位老人又站在对面的窗户旁，不过这次队伍扩大了。一名比他们高出许多的男子站在他俩身后，衬衣敞至胸口，手指头捻着他那微红的山羊胡子。“您叫约瑟夫·K 吗？”监督官问。他这么做也许只是为了把 K 分散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来。K 点点头。“您可能为今天早晨发生的事大感意外了吧？”监督官又问，同时用两手把床头柜上的几样东西，蜡烛、火柴、一本书和一个针插拢到了一起，仿佛这是他审讯时必需的物件似的。“没错。”K 答道，这时一阵快意袭上他的心头：终于可以面对一位明智之士同他一起谈论自己的事了。“没错，我感到意外，但又不是十分吃惊。”“并不十分吃惊？”监督官问，一边把蜡烛放到床头柜中间，将其他东西排在它周围。“您可能误解了我的意思，”K 急忙补充道，“我是说，”K 停顿了一下，拿眼四下里看着，想找把

^① 原文中用星号表示，意即此处由作者删节。所删部分将在附录中译出。

椅子。“我可以坐下来吗？”他问。“一般是不行的，”审讯官答。“我是说，”K没有再停顿，“我当然非常吃惊啦，不过，谁要是在这世界上活了三十年，而且像我这样，命定了要独自一人劈波斩浪，那他也就被锻炼得见怪不惊，对种种意外之事并不特别在乎了。今天尤其如此。”“为什么今天尤其如此？”②“我不想说，我把整个事件看成是一场游戏，相反，我觉得这种种安排，对游戏来说，未免显得过于周详了一点。想必公寓里所有的人，而且你们也全都参加进来了。这已超出了游戏的范围，所以我不打算说，这是一场游戏。”“完全正确，”监督官道，一边还查看着火柴盒里有多少根火柴。“另一方面，”K往下道，并把脸转向在场的所有人，甚至想把三个看照片的年轻人的目光也吸引过来。“另一方面，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被人控告了，自己却未找到半点让人谴责的罪状。不过，这也不打紧，关键的问题是，是谁控告了我？哪个机构将审理我的案件？你们是法官吗？你们谁也没穿制服，如果我可以把您的衣服，”——这时他把脸转向弗兰茨——“不称作制服的话。您穿的倒更像一件旅行装。在这些问题上我想问个究竟。我相信，问题弄清楚之后，我们便能真诚地告别了。”监督官把火柴盒摔到桌上。“您大错特错了，”他说，“我和这儿的几位先生，于您的案子无足轻重，甚至对案子还一无所知。我们当然可以穿上最正规的制服，而您的事也不会因此变得更糟。我压根儿就没法告诉您，您是不是被起诉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吧，我不知道，您是否被指控犯了罪。您被捕了，这点没错，别的我就不清楚了。说不定两个看守嚼了什么舌头，但也不过是

扯淡而已。③不过，即便我现在回答不了您的问题，也可以给您提个建议：在我们身上和您将遇到的事情上，您少放几分心思吧，还是多想想您自己。不要以为自己无辜，就这么嚷嚷，这会破坏您给人留下的并不太坏的印象的。您讲话要谨慎。从您的举止里，他们可推断出您刚才说过的一切，哪怕您就只说了那么几句。这对您是没什么好处的。”

K 呆呆地望着监督官。他是在这里接受一个可能比他还要年轻的人的训斥吧？难道因为爽直的缘故就该受到斥责？对逮捕他的理由和下令逮捕他的人，他不是什么也不知道吗？他开始有些激动了，在房子里来来去去地走个不停，不过，没有谁拦他。他捋起袖子，摸摸胸脯，掠了掠头发，从那三名年轻人身边走过，说道：“这简直是胡闹！”听了这话，他们向他转过身来，和气而严肃地看着他。最后，他在监督官的桌前收住了脚步。“检察官哈斯特纳是我的好朋友，”他说，“我可以和他通电话吗？”“当然可以，”监督官说，“不过，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除非您要同他谈什么私事。”“有什么意义？”K 嚷起来。此时他更多的是感到惊愕，而不是恼火。“您究竟是谁呀？您想要什么意义，却又上演了这场最无意义的闹剧，岂不荒唐？先生们先是给我来了个偷袭，现在又在这里坐的坐、站的站，让我在你们面前出乖露丑。既然我已经被逮捕，给检察官打电话还有什么意义？好吧，我就不打了。”“打吧，”监督官说着伸出手，指着安有电话的前厅，“请打吧。”“不，我不想打了，”K 说罢走到窗前。对面的窗户边仍站着一帮子人，只是K的靠近，似乎略略打扰了他们静静的观望。老头老太想站起身来，但他们身后的男人让他

们不用惊慌。“那边也有这种看客，”K大声对监督官说，并用手指指着窗外。“走开！”他朝对面喊道。那三人立即后退了几步，老头老太甚至躲到了那男人背后。男人用他宽大的身躯挡住了他俩。从嘴巴的动作看，他还说了点什么，只是隔了一段距离，让人听不明白。他们并未走开，似乎还在等待机会，好再悄悄地回到窗子跟前来。“缠人的家伙，太放肆了！”K说着转身回到房内。他瞥了监督官一眼，觉得他可能同意他的观点。不过，同样可能的是，监督官根本就未听他讲，因为他刚才把一只手按在桌子上，好像在比手指的长短。两名看守坐在一只蒙有装饰布的箱子上搓着膝盖。三名年轻人两手叉腰，漫无目的地东瞧瞧西看看。房子里静得像一间被人遗忘了的办公室。“那么，先生们，”K大声说——有那么一瞬，他似乎觉得把一切都扛在自己肩上了——“从你们的神态看，我的事情好像可以了结了。依我看，我们最好还是别再为你们的行动合不合法伤神了，双方握握手，以和解的态度了断此事吧。如果你们同意我的观点，那就请……”他走到监督官的桌前，向他伸过手去。监督官抬起眼，咬着嘴唇，盯着K伸过来的手。K深信，监督官会和他握手的。但后者却立起身来，拿起那顶放在比斯特纳小姐床上的硬圆帽，用双手小心地捧着戴到头上，像是在试一顶新帽子。“您把一切看得多简单呀！”他对K说，“我们应以和解的态度了断此事，您是这样看的吧？不，不，真的不行啦。但我这也不是说，您该绝望才是。不，为什么要绝望呢？您不过是被捕了而已。我奉命来向您宣读逮捕令，这么做了，而且也目睹了您的反应。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们可以告辞了，不过只是